

桑榆晚情

□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生活中的老两口

他们俩这一辈子

右边这两张照片的时间跨度是50年,见证着他们从青丝到白发的爱情。

一

她原籍四川,幼时家贫,父母终日忙着租种农田,顾不得照管她,怕她到处疯跑有危险,便拿出半升米,送她进了学校读书。她由此成了个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16岁参加工作,17岁已是当地知名的宣传干事。

他是洛阳人,少小离家,到四川当兵。转业后,他被分配到她所在的地方任组织委员。单位成立工作组,他是组长,她是副组长。他没文化,写材料这活儿都由她来干,两人成了最默契的搭档。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两个人,相互间该是有好感的吧,但谁也没说破。

组织上见他们两个孤男寡女,年貌相当,有意将他们撮合到一处,两下一问,都不反对,于是全区干部集合到一起,买了几把糖,烧了几壶开水,先开会,会后领导宣布他和她结婚。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到他那狭小的宿舍,这就算结了婚。

那是1954年,她19岁,他23岁。

二

婚后第二天,两人就分开了,四处奔波,去派发布票——都是年轻干部,忙着工作,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当时也不兴这个。

1956年,当地搞民主改革,遭到了部分彝族反革命分子的暴力抵制,人民政府临时成立战勤连,他被抽调去当连长。形势很严峻,陆续有伤员被抬回来。她担心他的安危,挺着大肚子到医院打听消息,一个劲儿地问护士长:“抬回来的有干部没?”护士长安抚她:“没,都是民兵。”她稍

稍放下了一点心。她走了大半年,总算是平安归来。1962年,她带着孩子,随他回到了他的故乡。

一开始,她适应不了洛阳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应不了婆婆的刻薄。他们生养了5个孩子,夫妻俩只有那点微薄的工资,要养活这么多孩子实在不容易。每月一领到工资,她总是先去买面,存够口粮之后若有余钱,才能考虑买菜。更多的时候,她要到菜市场捡剩菜烂叶,将就着给一家人改善生活。可婆婆不体谅他们的苦处,常伸手向儿子要钱,言语间多有抱怨。

这令她感到委屈。最痛苦的时候,她想离开丈夫,返回四川,但看到孩子,还是忍了:撇下哪个孩子?带走哪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还是咬咬牙过吧。她脑海中没有“离婚”这个概念。

这一咬牙,就过了半个世纪。

三

他是个大老粗,从来没送过她礼物。结婚时,他曾希望他买对新枕头,结果他啥也没买。但他事事都让着她,从不与她争吵,即便在她抱怨婆婆的时候,他也宽容地站在她这边。

1999年,她动了场大手术,胃部被切除4/5。他比谁都心疼,陪侍床前,寸步不离。还好,她康复得不错,旧病再未复发,至今精神矍铄。

儿女们都长大成家了,一个个像小鸟一样飞出了巢,只剩他和她守着老城区福王府小区的一套大房子,相濡以沫。晨起散步,他搀着她四处转悠;吃过饭后,一起



金婚照



结婚照

打扫卫生——他们居住的小区没有清洁工,他和她义务承担了清扫楼道的工作;无聊时,他们就窝在屋里打扑克牌,有说有笑,浑不觉时光飞逝。

结婚50年的时候,他们去补拍了一套婚纱照,纪念金婚——此事距今又已7年。

他叫董天顺,今年80岁;她叫王元春,今年76岁。他们从来不谈什么是爱,但已然爱了一生。

如果您有难忘的人生故事愿与大家分享,或者您身边有活得开心、活得精彩的老年人,欢迎来稿或给记者提供采访线索。联系电话:15090175087。

沧海一粟

志愿军战士李春

□ 刘放翁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个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身影,他就是河南人李春。

李春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表现十分出色。1951年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胸部,光荣负伤。在战区医院经过及时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子弹留在了肺里。他被部队送回国内,在河南郟县医院疗养数日,之后被分配到了长桥乡中转站工作。这个中转站专门负责物资的转送,站长是东北人老王,当年曾参加长征。李春在这里一干就是数年。工作紧张时,他的胸部就会疼痛,痰中还带血,但他从不叫苦。

当时医疗水平不高,县医院连截肢手术都不能做,更别说从肺部取出子弹了。就这样,他肺部的子弹一直留到1958年,这一年,领导特批他到省医院治疗。

1958年春,我在河南医学院读大三,李春到开封找我,并带来一封我姨妈的信。我姨妈当时在长桥乡医院工作,她把李春介绍到我这里来,请我帮忙联系医院动手术。于是,我找到了老师耿教授说明情况,耿教授当即找医学院附属医院开了住院证,给李春办了住院手续,准备亲自给他做手术。

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动手术了,可李春孤身一人,谁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时顾不了许多,经耿教授同意,我毅然代他的家人签了字。手术很成功,护士照顾得细心又周到,李春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病愈后不久,李春工作调动,去了离家很近的平顶山市区,在大营百货商店当保管员。

1958年暑假,他来信邀我去平顶山游玩。我在8月的一个清晨出发,走小路步行25公里,在中午到达了平顶山。见到我后,他分外高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我看到他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也感到十分欣慰。那是星期天,他专门抽出一天时间陪我逛市区。当时平顶山只有7条石子路,一会儿就能逛完。李春特意带我去逛了百货大楼,虽然它只有两层,却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我在那里买了一双减价的皮凉鞋。第二天临走时,托他的关系,我又在他工作的大营百货商店买了一双紧俏的深筒胶鞋和一双白力士鞋。这个暑假,我过得非常愉快。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搬进了市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老朋友李春,马上动身去大营百货商店找他。到了那里,才发现商店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贸易广场,周围高楼林立,人流如织,十分繁华。我在街头愣了一会儿,开始在周围打听,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曾经的志愿军战士。算起来,他已经是80岁左右的高龄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我想,李春如果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会记得我这个老朋友,还记得当年那段往事吧?

闲话茶馆

应对代沟需宽容

□ 地耕

我开始关注“代沟”这个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那时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我和妻子发现他渐渐变得不听话,甚至有点叛逆了。于是,我们就以代沟来解释这一现象。

据我所知,代沟实际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世代隔阂”。如今,我们这些古稀老人与儿子这一代人的代沟就非常明显,更不要说孙辈了。一位老友常感叹说,他的儿子是那种“只要有5块钱就打的,根本不想走路”的人,这令他感

觉苦恼,常为儿子今后的生活担忧。

一开始,我也觉得年轻人这种做法有些不可思议。可是,最近儿子做的一件事使我豁然开朗了。

近两年,儿子事业顺利,年终有了数十万元的积蓄。当我和老伴正为他感到欣慰时,他却连招呼都没打,就拿这些钱去买了一辆越野车。回家后,他兴奋不已,连说这是他多年的梦想,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至于钱,他的说法是:“钱是人挣的,挣了钱就是要

花的……”

如果这样,我何苦替儿子操那么多心?正如老伴所说:孩子们的事不要多管,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咱们刚参加工作时,买条裤子都要提前几个月计划,搁现在,可能吗?

是啊,对年轻人,老年人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尽力开导自己与时俱进,渐渐实现从“看着烦”到“看得开”,然后到“看得惯”的转变,以适应社会的迅猛变化。